

# 蛙。

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  
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

# 莫言。



蛙

莫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蛙 / 莫言作.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9.12  
面；公分. -- (莫言作品集；6)

ISBN 978-986-173-590-0(平裝)

857.7

98022378

莫言作品集 6

## 蛙

作者 莫言  
協力編輯 郭惠櫻 吳惠貞  
責任編輯 林秀梅 莊文松

副總編輯 林秀梅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2-2500-7696 傳真：(886)2-2500-1966  
E-mail：bwps.service@cite.com.tw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封面設計 蔡南昇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初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NT\$38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173-590-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蛙。

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  
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

# 莫言。





## 聽取蛙聲一片

莫言

題目是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的一句。這是我孩提時代就知曉的一句宋詞。知曉並且牢記不忘，就因為這其中的「蛙聲一片」與我童年的記憶密切關聯。讀過我的小說的人，應該記得我曾經多次描寫過蛙聲，但並不一定知道我對青蛙的恐懼。人們有理由對毒蛇猛獸產生畏懼之心，但對有益於人並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沒理由害怕。但我確實怕極了青蛙。我一想到牠們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濕的皮膚便感到不寒而慄。爲什麼怕？我不知道。這也許就是我以「蛙」來做這部小說題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說中所寫的一樣，我確有一個姑姑，是一位從業多年的婦科醫生。我們高密東北鄉數千名嬰兒，都是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人間。當然，也有爲數不少的嬰兒，在未見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說中的姑姑，與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別。真實的姑姑，只是觸發我創作靈感的一個原型。她如今生活在鄉下，子孫滿堂，過著平安寧靜的生活。二〇〇二年春節時，我曾陪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去拜訪過她。當時我就對大江先生說，我要以姑姑爲原型寫一部

長篇小說，大江先生很感興趣，並多次詢問過小說的進展情況。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動筆寫這部小說，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這題目的靈感得之於一九五八年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隻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從這條新聞中讀出荒謬，但在當時，此法竟大為盛行。這情形與幾十年後風靡大江南北的「打雞血」、「喝紅茶菌」十分相似。我沿著這條思路寫了足有十五萬字，但忽覺這寫法無意中又在重複荒誕誇張之舊套路，況且，所用的結構方法（以一個劇作者在劇場中觀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寫話劇時的諸多回憶聯想為經緯）也有過分刻意之嫌，因此，即將此稿放下，開始構思並創作《生死疲勞》。直到二〇〇七年，又重起爐灶，寫這部書，結構改為書信體，並易題為《蛙》。當然，我是不滿足於平鋪直敘地講述一個故事的，因此，小說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與正文部分相互補充的帶有某些靈幻色彩的話劇，希望讀者能從這兩種文體的轉換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陸的計畫生育，實行三十年來，的確減緩了人口增長的速度，但在執行這「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確也發生了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件，對此，西方媒體多有批評，但如果深入地瞭解真實的情況，就恐怕很難做出一個斬釘截鐵的判斷。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中國的計畫生育問題尤其複雜，它涉及到了政治、經濟、人倫、道德等諸多方面，儘管不敢說搞明白了中國的計畫生育問題就等於搞明白了中國，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國的計畫生育問題，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國。

近年來，關於獨生子女政策是否繼續執行的問題，已有相當激烈的爭論。爭鳴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發表這些爭鳴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體。互聯網上有關這問題的討論

那更是鋪天蓋地。由此可見，對計畫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經成爲一個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集體經濟向私有經濟的轉化，隨著數億農民獲得了流動和就業的自由，計畫生育政策基本上名存實亡。農民們可以流動著生，偷著生，而富人和貪官們也以甘願被罰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隨意地超計畫生育，滿足他們傳宗接代或繼承億萬家產的願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資微薄的小公務員，依然在遵守著「獨生子女」政策，他們一是不敢拿飯碗冒險，二是負擔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費用，即便讓他們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過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幾十年來的鄉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我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爲文學的靈魂還是要關注人的問題，關注人的痛苦，人的命運。而敏感問題，總是能最集中地表現出人的本性。當然，寫敏感問題需要勇氣，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良心。

在當今的中國文學界，你如果不觸及社會敏感問題，會有人罵你「附炎趨勢」、「被官方包養」，如果寫了敏感問題，又會被這些人罵爲「向西方獻媚」。有段時間，我確曾小心翼翼，生怕招來這些永遠正確的好漢們的鞭撻，但近來漸漸明白，我即便一個字不寫，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因爲我的文學觸到了他們的痛處，因此我也就成了他們的敵人。

把那些視我爲敵的人甩到身後，快步前進，走自己的路。在良心的指引下，選擇能激發我創作靈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說美學的指導下，決定我小說的形式；在一種強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識引導下，在揭示人物內心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內心袒露給讀者。



寫完這部書後，有八個大字沉重地壓著我的心頭，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北京平安里

# 目次

聽取蛙聲一片 莫言

003

第一部

009

第二部

095

第三部

177

第四部

217

第五部

335

——  
《蛙》九幕話劇



# 第一部

尊敬的杉谷義人先生：

分別近月，但與您在我的故鄉朝夕相處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您不願年邁體弱，跨海越國，到這落後、偏遠的地方來與我和我故鄉的文學愛好者暢談文學，讓我們深受感動。大年初二上午，在縣招待所禮堂，您為我們做的題為《文學與生命》的長篇報告，已經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們想在縣文聯的內部刊物《蛙鳴》上發表，使那天未能聽您演講的人們，也能領略您的語言風采並從中受到教益。

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訪了我的當了五十多年婦科醫生的姑姑。雖然因為她的語速太快和鄉音濃重，使您沒有完全聽明白她說的話，但相信她一定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初二上午的演講中多次以我姑姑為例，來闡發您的文學觀念。您說您的腦海裡已經有了一個騎著自行車在結了冰的大河上疾馳的女醫生形象，一個背著藥箱、撐著雨傘、挽著褲腳、與成群結隊的青蛙搏鬥著前進的女醫生的形象，一個手托嬰兒、滿袖血污、朗聲大笑的女醫生形象，一個口叼香菸、愁容滿面、衣衫不整的女醫生形象……您說這些形象時而合為一體，時而又各自分開，彷彿是一個人的一組雕像。您鼓勵我們縣的文學愛好者們能以我姑姑為素材寫出感人的作品：小說、詩歌、戲劇。先生，創作的熱情被您鼓動起來了，很多人躍躍欲試。縣文化館一位文友，已經動筆寫作一部鄉村婦科醫生題材的小說。我不願與他撞車，儘管我對姑姑的事蹟瞭解得遠比他多，

但我還是把小說讓給他寫。先生，我想寫一部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的話劇。初二日晚上在我家炕頭上促膝傾談時，您對法國作家薩特的話劇的高度評價和細緻入微、眼光獨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我要寫，寫出像《蒼蠅》、《髒手》那樣的優秀劇本，向偉大劇作家的目標勇猛奮進。我遵循著您的教導：不著急，慢慢來，像青蛙穩坐蓮葉等待昆蟲那樣耐心；想好了下筆，像青蛙躍起捕蟲那樣迅疾。

在青島機場，送您上飛機之前，您對我說，希望我用寫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告訴您。姑姑的一生，雖然還沒結束，但已經可以用「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等大詞兒來形容了。她的事太多，我不知道這封信要寫多長，那就請您原諒，請您允許，我信筆塗鴉，寫到哪裡算哪裡，能寫多長就寫多長吧。在電腦時代，用紙、筆寫信已經成爲一種奢侈，當然也是樂趣，但願您讀我的信時，也能感受到一種古舊的樂趣。

順便告訴您，我父親打電話告訴我：正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家院子裡那株因樹形奇特而被您喻爲「才華橫溢」的老梅，綻放了紅色的花朵。好多人都到我家去賞梅，我姑姑也去了。我父親說那天天下著毛茸茸的大雪，梅花的香氣瀰漫在雪花中，嗅之令人頭腦清醒。

您的學生 蝌蚪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北京

先生，我們那地方，曾有一個古老的風氣，生下孩子，好以身體部位和人體器官命名。譬如陳鼻、趙眼、吳大腸、孫肩……這風氣因何而生，我沒有研究，大約是那種以為「賤名者長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親認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塊肉的心理演變。這風氣如今已不流行，年輕的父母們，都不願意以那樣古怪的名字來稱謂自己的孩子。我們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擁有了與香港、台灣，甚至與日本、韓國的電視連續劇中人物一樣優雅而別緻的名字。那些曾以人體器官或身體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當然也有沒改的，譬如陳耳，譬如陳眉。

陳耳和陳眉之父陳鼻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我少年時的朋友。我們是一九六〇年秋季進入「大羊欄小學」的。那是飢餓的年代，留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與吃有關。譬如我曾講過的吃煤的故事。許多人以為是我胡亂編造，我在我姑姑的名義起誓：這不是胡亂編造，而是確鑿的事實。

那是一噸龍口煤礦生產的優質煤塊，亮晶晶的，斷面處能照清人影。我後來再也沒見過那麼亮的煤。村裡的車把式王腳，趕著馬車，把煤從縣城運回。王腳方頭、粗頸、口吃，講話時，目

放精光，臉憋得通紅。他兒子王肝，女兒王膽，都是我的同學。王肝與王膽是一卵雙胎。王肝身體高大，但王膽卻是個永遠長不大的袖珍姑娘——說得難聽點吧，是個侏儒。大家都說，在娘肚子裡時，王肝把營養霸光了，所以王膽長得小。卸煤時正逢下午放學，大家都背著書包，圍看熱鬧。王腳用一柄大鐵鍬，從車上往下鏟煤。煤塊落在煤塊上，嘩嘩響。王腳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間那塊藍布擦拭。擦汗時看到兒子王肝和女兒王膽，便大聲喝斥：回家割草去！王膽轉頭就跑——她跑起來身體搖搖擺擺，重心不穩，像個初學走路的嬰孩，很是可愛——王肝往後縮縮，但不走。王肝為父親的職業感到榮耀。現在的小學生，即便父親是開飛機的，也體會不到王肝那時的榮耀。大馬車啊，轟轟隆隆，跑起來雙輪捲起塵土的大馬車啊。駕駛的是匹退役軍馬，曾在軍隊裡馱過砲彈，據說立過戰功，屁股上燙著烙印。拉長套的是匹脾氣暴躁的公騾，能飛蹄傷人，好張嘴咬人。這騾子雖然脾氣不好，但氣力驚人，速度極快。能夠駕駛這頭瘋騾的也只有王腳。村子裡有很多人羨慕這職業，但都望騾卻步。這騾子已經咬傷過兩個兒童：第一個是袁臉的兒子袁腮，第二個是王膽。馬車停在她家門前時，她到騾前去玩，被騾子咬著腦袋叼起來。我們都很敬畏王腳。他身高一米九，雙肩寬闊，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石碌磚，雙手抓起，胳膊一挺，便舉過頭頂。尤其讓我們敬佩的，是他的神鞭。瘋騾咬破袁腮頭顱那次，他拉上車閘，雙腿叉開，站在車轅兩邊，揮舞鞭子，抽打瘋騾屁股。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聲脆響。瘋騾起初還尫蹶子，但一會兒工夫便渾身顫抖，前腿跪在地上，腦袋低垂，嘴巴啃著泥土，擱著屁股承揍。後來還是袁腮的爹袁臉說，老王，饒了牠吧！王腳才悻悻地甘休。袁臉是黨支部書記，村裡



最大的官。他的話王腳不敢不聽。瘋騾把王膽咬傷後，我們都期待著再看一場好戲，但王腳一鞭也沒打。他從路邊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掩在王膽頭上，把她提回家去。他沒打騾子，卻抽了老婆一鞭，踢了王肝一腳。我們指指點點地議論著那頭棕色的瘋騾。牠瘦骨伶仃，眼睛上方有兩個深得可放進一枚雞卵的凹陷。牠的目光憂傷，似乎隨時都會放聲大哭。我們無法想像這樣一匹瘦騾子怎會爆發出那樣大的力量。當我們一邊議論一邊向那騾子靠近時，王腳便停止鏟煤，用凌厲的目光逼視我們，嚇得我們連連倒退。堆在學校伙房前的煤堆漸漸高起來，車上的煤漸漸少了。我們不約而同地抽鼻子，因為我們嗅到了一種奇異的香味。彷彿是燃燒松香的味兒，又彷彿是燒烤土豆的味兒。我們的嗅覺把我們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塊上。王腳攏馬驅騾，馬車離開校園。我們並沒像往常那樣，去追趕馬車，並冒著被鞭子抽頭的危險跳上去過癮。我們目不轉睛，慢慢地向煤堆移動。伙夫老王，挑著兩桶水，搖搖擺擺地走過來。他的女兒王仁美，也是我們的同學，後來成爲我的妻子。她是當時少有的沒用器官命名的孩子，因爲伙夫老王，是個有文化的人。他原本是公社畜牧站的站長，後因說話不當犯了錯誤，被開除公職遣返回鄉。老王狐疑地看著我們。他以爲我們要衝進伙房哄搶食物吧？所以他說，滾，小兔崽子們！這裡沒有你們吃的，回家吃你們娘的乳頭去吧。我們自然聽到了他的話，我們甚至也考慮了他的建議，但他的建議無疑於罵人。我們都是七八歲孩子，怎麼還可能吃奶？即便我們還吃奶，但我們的母親，都餓得半死，乳房緊貼在肋骨上，哪裡有奶可吃？但沒人去跟老王理論。我們站在煤堆前，低頭彎腰，像地質愛好者發現了奇異礦石；我們抽動鼻子，像從廢墟中尋找食物的狗。說到這裡，首